

# 雲門舞集《毛月亮》香港首演



●LED屏與舞者形成隱形的張力。攝影：張震洲



●舞作呈現對於肢體的再想像。攝影：張震洲



●舞作配上冰島音樂家 Sigur Rós 富有畫面的配樂，渲染出靜謐空靈的氛圍。攝影：張震洲



●鄭宗龍以「毛月亮」這種魅惑的天文現象為靈感編創舞作。攝影：李佳暉



●《毛月亮》呈現狂野肢體。攝影：劉振祥

## 冰島後搖天團 Sigur Rós 為舞作架構聲音調性

《毛月亮》的音樂，請來冰島後搖天團 Sigur Rós 合作，為作品注入空靈色彩。鄭宗龍說自己是 Sigur Rós 的鐵桿粉絲，樂團早年曾為舞蹈大師摩斯·康寧漢 (Merce Cunningham) 的舞作《Split Sides》創作曲子《Ba Ba/Ti Ki/Di Do》，「我特別喜歡那首配樂。」

為《毛月亮》找音樂時，鄭宗龍便直覺，「它不是在我的文化中可以聽到的聲音，熒幕和狂放身體的對話，應該是發

生在另外一個空間。」他想起 Sigur Rós 的音樂，乾脆買了機票飛冰島去參加他們的音樂節。有趣的是，在冰島租車自駕時，老闆特別叮囑：「在冰島，不論上車下車記得都要兩隻手開關門，因為這裏風很大，車門可能會被吹斷或吹跑，會撞傷你。」「那一刻我想，我來對地方了，因為《毛月亮》就是要起風了。」回到台灣後，鄭宗龍馬上寫信給 Sigur Rós 尋求合作，開啟了後面的機緣。

### 雲門舞集《毛月亮》

日期：7月10日 晚上8時，7月11日 下午5時，7月12日 下午3時  
地點：戲曲中心大劇院

# 鄭宗龍：面對科技呼喚野性

受西九演藝之邀，台灣雲門舞集即將於今晚帶來《毛月亮》的香港首演，這也是編舞家鄭宗龍上任雲門舞集藝術總監後首度率團來港演出。

《毛月亮》從詭麗的天文現象發想，呈現狂野肢體與科技熒幕間的對話與角力，既是藝術家內心探尋的呈現，亦是當下時代的映照。正如鄭宗龍所說：「真實的舞者，在巨大、誇張卻虛擬的影像前跳舞，在席格若斯 (Sigur Rós) 的音樂引導下，慢慢形成一個荒誕奇異的小宇宙——有美麗，也有不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2017年，鄭宗龍受邀為悉尼舞蹈團編創《大明》，月亮的意象走進了他腦中。從那時起，他不斷尋找各個民族與文化中關於月亮的神話，直到碰上「毛月亮」這個詞，靈感再次被點燃。



●鄭宗龍 攝影：李佳暉

「毛月亮」俗稱「月暈」，古語說，「月暈有風」，風起了，自然攪動流轉，那是一種變化的徵兆。鄭宗龍回看自己的生活，深深感受到人類的感觀與習慣亦正被捲入無法抗拒的潮流中。「我想起自己的經歷，有好幾個晚上，我劃看短片，居然不知不覺就坐到天亮了！」科技對身體的宰制讓他產生了疑問，他想把無數手機放在舞台上，用熒幕中的影像和人的原始身體作一個對話，舞作《毛月亮》便如此而來。「起風了，會不會就是科技的風？」他說。

舞台上，巨大LED熒幕中的科技藍光，如同月光一般映照在舞者原始的身體上；也仿似奇異的天外來客降臨在這麼一個未脫野性的部落中。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 沒有規矩的狂暴的身體

「我們的身體仍然是一個古老的身體，這個身體沒有插上電。」鄭宗龍說。但我們的生活顯然已經處處「插電」，舞作通過熒幕與身體的並置來尋求某種對話、建立某種關係，而雲門的舞者們，較之過往作品中流麗優美的身體展現，這次的動能則多了幾分外放與瘋狂。

鄭宗龍用「沒有規矩的狂暴的身體」來形容《毛月亮》中舞者的肢體狀態，「我想要探索一種本能的、直覺的，甚至一點點動物性的身體。」他說，「在這個偌大的舞台上，我想要看看『人』的可能性。」他坦言，《十三聲》前，自己的舞蹈動態還是比較安靜的居多，《十三聲》後，則開始探索到比較街頭的身體狀態。而到了《毛月亮》，以人性的身體對撼機械的LED屏，也會不時擔心影像會吸走觀眾的目光。他笑說：「我想要和這個大的影像一較高下——看看我，不要看這個熒幕！」

### LED熒幕是巨大的舞者

對於鄭宗龍而言，舞台上巨大的LED熒幕亦是一位舞者，一位巨大的舞者。他分享道，在編排的過程中一直在和團隊討論影

像、空間與舞蹈的關係，也和舞者們尋找肢體動作的原始動機。最終的舞台上，「真實的舞者，在巨大、誇張卻虛擬的影像前跳舞，在席格若斯的音樂引導下，慢慢形成一個荒誕奇異的小宇宙——有美麗，也有不安。」

「有一個段落，一個巨大的男性從天而降，大概有7米高，佔據了舞台，人的身體和這個巨大男性的關係可以是如何的？我們把所有台上的舞者排成一排，身體和手腳全連在一起，好像昆蟲一樣挪移。透過這樣的一些放置，無形中產生了一個對話和關係，或許就可以提供給觀眾找到自己對這種關係的定義。」

對鄭宗龍而言，身體與熒幕的並置，靈感也許來自電影《2001太空漫遊》中從天而降的金屬箱子引發了猴子們的瘋狂，來自電影《銀翼殺手》中影像投影出來的虛擬愛人，又或是來自早年在紐約時代廣場感受到的電子大林的震撼力量。「那時我好像感受到上百塊熒幕圍繞着我。我想，會不會有一天，我們的窗戶也是LED，每天可以用程序去改變窗外的風景——今天醒來在米蘭，明天在尖沙咀，後天又到森林中？」

舞作中鄭宗龍最喜歡的一段是最後，從山上瀉流而下的台北烏來瀑布，被展示在LED大屏幕上。「會不會有一天，我們想要看自然景象的時候需要透過影像才能看到？」

面對科技的「風」，我們何去何從？《毛月亮》沒有給出答案，卻盡情探索身體的可能。各種人體的素材被展現現在舞台上，巨大的男性、身體部位的影像、側臉的特寫……所有的這些都與真實的舞者發生碰撞；LED熒幕有時又化身為鏡面，反射出舞者的身影。「我們用了各種可能性，去表達出每個段落中它象徵和表達的意義是什麼。在舞台上，虛和實，真實世界、影像世界和台上的舞者，幾個不同的面向都產生了對話。」

### 聆聽舞者的身體

經過長年的太極導引訓練，雲門的舞者有着獨特的身體質感。鄭宗龍說，這種身體的傳統在《毛月亮》中並未消失，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呈現。「武術有一個瞬間叫做『發勁』，像李連杰電影中，忽然發力，身上的灰塵瞬間被震起的一瞬間。我覺得《毛月亮》有非常大的部分是這樣的發勁的狀態。」他說，「舞者的身體不像過去那般沉靜與穩，但同時很幸運的是，正因為這群舞者有這樣的基礎與能力，才讓這個事情可以實現，因為他們必須要夠沉穩，這樣（發勁）的力量出現的時候才不會導致他們失去重心和位移的可能性。」

從林懷民手中接過雲門藝術總監一職，鄭宗龍在保持傳統之餘，亦在舞者訓練的日常中加入了街舞的元素，「像Popping（機械舞）、Wave（電流）、Snake（蛇形流動）等，我希望看看有沒有可能開創出一樣的養分，注入舞者的身體。但身體的改變是非常困難的，可能要幾年以後才能看到是否有深層的轉化。」當被問及如何思考自己領導舞團的定位，鄭宗龍腴腆笑道：「我沒有想自己的定位，只是在想下一個作品我要做什麼。舞者現在的狀態和身體的可能性在哪裏？是需要安靜，還是渴望動起來？我在聆聽舞者的身體告訴我的信息和線索，然後變成我創作的動機。」



●充滿力量感的肢體語言為舞作帶來神秘色彩。攝影：李佳暉

## 貝托祺率港樂邁向更廣闊層次

聽過的蕭斯達高維契第十一交響曲都不容易入腦，此曲既有複雜內容也要求高超技巧，有時令人難以完全進入作品中，要不專注技巧而忽略了樂曲的內容，要不剛相反，或兩者間差了些什麼。港樂早前由音樂總監貝托祺指揮的「蕭十一」，就讓筆者由頭開始緊貼樂章。由樂團演奏到作曲家的思路，指揮都有清晰的展示。於是在貝托祺棒下，筆者亦得以開啟欣賞較難或不易表達得好的作品的經歷。這首長1小時的作品，4個樂章雖有明確標題介紹——關於人民被迫害、起義反抗到受鎮壓、悼念中再次掀起團結之聲等，講的不只是一段歷史，更是刻骨銘心的經歷，是一段足以令人（人民跟當權者）改變的時代印記。如果聽此曲未能把音樂和作曲家要描繪的情景同步連結接收，就算未真正欣賞到此曲的精髓，但貝托祺清晰的解讀就做到能引領觀眾從音樂進入作品豐富的意象。

章一的《冬宮廣場》，指揮以極微弱的弦樂開始，輕盈得近乎靜止，如不留神可能不知樂團已在演奏。章二《一月九日》展示群眾表達訴求，然後受鎮壓。這章通常宏大複雜得

甚至令人感到有些亂七八糟之勢。這夜貝托祺予人不一樣的做章。從音樂處理全章的暴力場景可分為兩個層次，第一輪是大型的推送，儘管銅管等重型聲部已似箭在弦甚至已發，但整體仍是有秩序的齊奏，像雙方還帶點克制。真正的暴烈衝突在第二輪出現時就大幅提升，銅管快速而聲量巨大，敲擊樂粗暴激盪，像子彈橫飛，如進行曲般凌厲，小提琴、長笛和雙簧管首席在強大銅管中快速對抗、混作一團，在推進中不斷起伏，音樂激烈得令人興奮，場景卻讓人觸目驚心。最後弦樂在極輕微中呼吸，小號仍然微弱地進行，直到弦樂慢慢地完全消失。指揮與港樂的有條不紊，如同高視聽聽像功能，層次分明有序、音樂凌厲逼人。

章三《永恆的記憶》在中段的銅管與初段中提琴和大提琴平靜的亮相完全不同，銅管沉重而哀傷，緩緩而出，偶作擴張，喪禮進行曲展開到高潮時，突被激昂調子打斷，一股勁勢破土而出，樂團再次營造強大逼力，如人們為被屠殺的人抗爭。貝托祺以極清晰的音樂語言去處理作品的內容，卻絕非電影戲劇性的手法，而是既突出樂

團的演奏能力，同時帶出滿載場景的歷史時刻，令觀眾進入樂曲、享受演奏技巧帶來的樂思。終章《響鐘》低音雙簧管奏出的騷亂，和刺耳的鐘聲，自不是和平之聲，只見樂手不是在敲鐘而是猛然拋下，曾有一刻筆者聽到如在呼叫吶喊的人聲，這一瞬間的尾聲真令人有莫大感觸，是筆者太過投入？但可以肯定是指揮貝托祺在仔細解讀、處理樂曲方面別有一己之長，把一首不易由頭到尾接收的作品演繹得如此細緻有力。

之前文章曾提及他可以營造極細小入微的章節，是位「可大可小」的指揮。回說章一開始極為微弱的處理，基本對他不會是難題，但長20分鐘近乎靜止的音樂像杳無人煙，甚至毫無生命跡象，這個布局跟接着的章二有極大反差，那種無力感與其後的爆炸性都有着同樣的感染力。但個人覺得可以在靜中微帶一種待發的呼吸。

至於由莉拉·祖絲科域茲奏沙羅倫的《小提琴協奏曲》，同時可看到獨奏家、作曲家跟指揮



●貝托祺帶領港樂演奏蕭斯達高維契的第十一交響曲和沙羅倫的小提琴協奏曲。攝影：Keith Hiro/HK Phil

三人協調的炫技，亦是另一種賞樂情緒。獨奏根據要求快速不斷地上落，不是拉弦而像刮弦，粗暴展示了另類高難度技巧，樂團初時是客，卻也發揮重要角色；獨奏予人充滿力度與速度的炫技，指揮率樂團由輕分量到尾段的重分量一樣出色，把不易聚焦的樂章凝聚在一起。篇幅所限，在此不詳細談。概括而言，這場音樂會貝托祺把兩首不易奏好和要求耐心接收的作品清晰有度地展示出來，港樂在不同風格的指揮帶領下亦邁向更廣闊的層次。

●文：鄧蘭